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A Course
in Journalism
Translation

新闻翻译教程

© 张 健 编著

A COURSE
IN JOURNALISM
TRANSL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Journalism
Translation

新闻翻译教程

© 张 健 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翻译教程 / 张健编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ISBN 978-7-5446-0701-8

I. 新… II. 张… III. 新闻-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12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传根

印 刷: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701-8 / H · 0312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方梦之 | 上海大学 |
| 王东风 | 中山大学 |
| 王宏印 | 南开大学 |
| 冯庆华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仲伟合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刘宓庆 | 同济大学 |
| 孙致礼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
| 庄智象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朱刚 | 南京大学 |
| 朱振武 | 上海大学 |
| 许钧 | 南京大学 |
| 何刚强 | 复旦大学 |
| 张春柏 | 华东师范大学 |
| 李正栓 | 河北师范大学 |
| 李德凤 | 伦敦大学 |
| 杨自俭 | 中国海洋大学 |
| 杨晓荣 |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
| 汪榕培 | 大连外国语学院 |
| 罗选民 | 清华大学 |
| 柴明颀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郭著章 | 武汉大学 |
| 黄振定 | 湖南师范大学 |
| 黄源深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
| 程朝翔 | 北京大学 |
| 廖七一 | 四川外语学院 |
| 潘文国 | 华东师范大学 |
| 穆雷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序

2006年初,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果的通知》,“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5,作为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获得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自2006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这是迄今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的首个文件,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翻译界和翻译教育界同仁数十年来,勇于探索、注重积累、不懈努力、积极开拓创新的重大成果。2007年、2008年教育部又先后批准了10所院校设置翻译专业;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了15所院校设立翻译专业硕士点(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简称MTI),从而在办学的体制上、组织形式或行政上为翻译专业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保障,形成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必将为我国翻译学科健康、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从而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专业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亦必将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翻译人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增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积极贡献。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作为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外语出版基地之一,自建社以来,一直将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外语教学科研成果、繁荣外语学术研究、注重文化建设、促进学科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获悉教育部批准三所院校设置本科翻译专业并从2006年起正式招生的信息后,外教社即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分析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目前和未来的需求,思考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学科建设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作为外语专业出版社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如何教材建设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通过问卷

调查、召开师生座谈会与专家咨询会等,我们就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我国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材料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测试与评估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思考、研究,以期在全面探索翻译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承担起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的任务,为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尽一份力量。

在广泛调研和对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外教社邀请了全国部分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中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近30名教授和专家,组成了“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编委会”。编委会先后召开了数次工作会议,就教材的定位、体系、特点和读者对象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翻译作为一门课程与一门专业的异同与特点、翻译专业的定位与任务、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教学原则与大纲、课程结构与特点、教学方法与手段、测试与评估、师资要求与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而后,撰写了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大纲,确定教材的类别,选定教材目录,讨论和审核样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辛勤工作,终于迎来了“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的出版。

本系列教材由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技能和特殊翻译等数个板块组成,涉及中外翻译史论、中外翻译理论、英汉—汉英互译、文学翻译、应用文翻译、科技翻译、英汉对比与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汉语文言翻译、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语言学与翻译、文化与翻译、作品赏析与批评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系列教材中还针对翻译专业学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专门设计和编写了汉语读写教程,以丰富和提高翻译专业学生的汉语知识和应用能力,教材总数近40种,可以说比较全面地覆盖了当前我国高校翻译专业本科所开设的基本课程,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和适应教学需要。

本系列教材的设计与编写,尽可能针对和贴近本科翻译专业学生的需求与特点,内容深入浅出,反映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和编排体例采用国家最新有关标准,力求科学、严谨、规范,满足各门课程的需要;突出以人为本,既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又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培养奋发向上、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从而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真正成为能够满足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翻译专业人才。

本系列教材编委会的委员和承担各教程的主编们,大多是在我国高校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都有多年指导翻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经历和经验,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套教材的编写队伍和水平代表了我国当前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未来方向和水准。

鉴于本科翻译专业在我国内地是首次设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早已设立本科翻译专业),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评估和管理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有待于在办学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同样,本系列教材在设计和编写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缺陷,有待广大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帮助我们不断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翻译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学科建设及翻译人才的培养。

庄智象
2008年4月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跨入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英语学习者对阅读和翻译英语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已开始意识到其重要性了。要学好现代英语,光靠精读几本教科书或阅读几本文学名著是远远不够的。英语像汉语一样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外国人学习现代汉语,非得经常接触中国传媒不可;同样,我们学现代英语也要多多接触新闻英语才行。

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新闻翻译已成为传媒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热门领域,新闻翻译从业人员也成了众多媒体争夺的紧缺人才。然而,目前虽然已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新闻翻译课程,但专门讲授新闻翻译的教材极少;在英语专业的翻译课教学中,新闻翻译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翻译或被一笔带过,或尚未涉及。其结果是,一般学生和读者对于理解和翻译新闻英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易者如标题的用词、虚词的省略,难者如正文内容的理解、新词语的出现等,都可能使他们不得要领而踟蹰再三。

有鉴于此,笔者针对这些具体疑难之处,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料和传媒实例,从读者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新闻翻译教学实践,笔耕数载,数易其稿,终成本书,以期在这一领域做一件抛砖引玉之事,为读者梳理出一些颇有规律性的东西,使新闻翻译更有章可循,从而比较系统地帮助读者对新闻翻译有个整体的了解,尽快提高新闻翻译的实际能力。

本教程共 18 讲,分属“翻译概论”、“译技讲解”、“译理融会”、“误译例析”等 4 大单元,涉及新闻翻译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基础理论、典型错误以及具体的翻译技巧,既考虑到面又照顾到点,选材力求新颖准确,不仅“赠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全书各讲之后配有“新闻翻译实践题”(由“即学即练”和“译笔自测”两个部分组成),书尾附有“英语报刊常见栏目名

称”、“各讲新闻翻译实践题参考译文”等附录,主要供高等院校翻译学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作为某个学期的对口教材使用。每学期 18 周,每周 2 课时,由任课教师按需酌情讲授每一讲中相关内容。若教学进度过紧,建议教师将每一讲中的有关内容作为课后自习作业布置。当然,教有教法,教无定法,广大教师一定会在教学中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有效的教学方法。此外,对于专业翻译人员和广大英语读者而言,本书也可作为了解新闻翻译、提高翻译技能的参考书。

书中主要内容曾由笔者本人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本科生学位课程的主干教材讲授多年,受到普遍欢迎。此外,笔者兼任《上海学生英文报》(*Shanghai Students' Post*) 特约审稿人期间,也曾借鉴书中部分内容作为培训英语编译人员的综合能力的素材,起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此,谨向热忱关心和支持笔者教学、科研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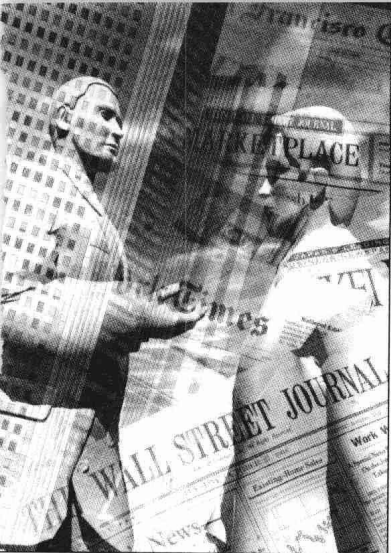
鉴于新闻是一门不断变化的学科,笔者在选择传媒实例时,选材范围既重于现实又兼顾历史。为此,本教材所有例句、选文中涉及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均指英语新闻媒体登载之时特定的时间范畴。

新闻翻译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只要读者有决心、耐心和信心,坚持不懈,定会有朝一日苦尽甘来,豁然开朗的。

张 健

2008 年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目 录



第一单元 翻译概论	1
第一讲 翻译的定义和标准	1
一、翻译的定义	2
二、翻译的标准	4
第二讲 新闻翻译的标准	11
一、注重传播效果	11
二、要求清晰易懂	13
三、受众内外有别	14
第三讲 新闻翻译的要求	18
一、吃透原文,准确翻译	19
二、灵活掌握,讲究实效	20
三、克服障碍,务求易懂	21
四、文化差异,不容忽视	21
1. 语言与文化差异	22
2. 文化与文化差异	23
3. 翻译与文化差异	24
第四讲 新闻翻译的基本功	31
一、政治基本功	31
二、语言基本功	32
三、知识基本功	33

第五讲	新闻翻译的必备条件	37
一、	刻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	37
二、	学习翻译理论,经常进行翻译实践	39
三、	熟悉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	39
四、	善于使用工具书	41




第二单元 译技讲解

第六讲	标题汉译	47
一、	“直”“意”交互使用	47
二、	添加注释不可少	48
三、	原文修辞须展现	49
四、	差异处理要灵活	50
五、	套用中外诗词熟句	51
第七讲	巧译新词	54
一、	直译	55
二、	意译	55
三、	音译	56
四、	音义混译	56
五、	一词多译	57
第八讲	活用四字	60
一、	言简意赅,以少胜多	61
二、	译笔通畅,雅俗交融	62
三、	再现原文形象,符合阅读习惯	63
四、	增添语音美感,提高译文节奏	63



第三单元 译理融会

第九讲	汉译比喻手法的若干原则	69
一、	保留喻体	70
二、	替换喻体	71
三、	舍“形”取“义”	72
第十讲	委婉语的汉译对策	77
一、	轻松直译,保留婉义	78
二、	揭开面纱,译出语义	79

三、揣摩语气, 慎重择词	81
第十一讲 归化异化, 相辅相成	86
一、归化和异化的定义及标准	86
二、归化和异化的应用及原则	87
第十二讲 新闻翻译的“再创造”及理论依据	95
一、新闻翻译的“再创造”	95
二、“再创造”的理论依据	97
 第四单元 误译例析	102
第十三讲 忽略原文, 滥用想象	103
第十四讲 避实就虚, 令人误解	107
第十五讲 移花接木, 以求“爽快”	112
第十六讲 欧式汉译, 僵硬费解	116
第十七讲 不加辨别, 熟词硬译	123
第十八讲 佶屈聱牙, “洋”而不“化”	131
附录 I. 各讲新闻翻译实践题参考译文	139
附录 II. 世界主要英语报刊	183
附录 III. 英语报刊常见栏目名称	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4



第一单元

翻译概论

中国应该算是翻译大国。自晚清以来懂得“放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开始译介域外著作,历经百年,而热潮不减。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外来文化如饥似渴,同时也急需让世界了解中国,翻译事业盛况空前,呈汹涌澎湃之势。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读者的眼界更为开阔,接触面更为广泛,对世界信息的了解也更为迫切。新闻媒体准确及时地报道世界最新事实,为大众提供了最为快捷、最为方便、最为经济的途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读懂每一种或几种语言是不可能的,这就给他们顺利获取信息造成了障碍,而翻译,正是拆除这种障碍使“天堑变通途”的最好工具。



第一讲 翻译的定义和标准

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词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辛,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文作者的思维和拥有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

敬业精神。

一、翻译的定义

世界不同民族为了能够交流思想,进行交往,就需要通过翻译沟通。老生常谈了:翻译是什么?西方人幽默,好出惊人之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名言云(林少华,2005:3):“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得得,搞翻译成了找老婆,既要贞洁又要漂亮。又云:“翻译即叛逆”,“翻译是误解的总和”,喏喏,翻译又成了叛徒,还必须以错为对信口雌黄,端的匪夷所思。相比之下,还是国人说的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如一代翻译宗师傅雷先生自嘲翻译乃“舌人”。也就是说翻译就是鹦鹉学舌,须巧舌如簧惟妙惟肖——“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创作”。翻译名家杨绛女士则称“翻译是一仆二主”(2005年3月23日《中华读书报》),译者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读者”。这说明翻译活儿并不好干,弄不好两头受气。说来说去,翻译究竟是什么?

有人会说,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书谈到了,没有必要再多谈了。其实不然,做任何一件工作,先要弄清楚那是什么样的工作。从事翻译研究或实践,当然也要至少从基本理论和实际意义上弄清楚翻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外语言学家给“翻译”下过不少定义,表述有繁有简,但基本内容比较一致。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一书中写道(丁树德,2005:2):“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给翻译下的定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一些书中把翻译定义为“用译语语篇传达原语语篇的信息,以实现原语语篇及译者的交际目的”(李运兴,1998:1)或“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等,1983:绪论)。还有的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柯平,1993:7)。

但是,比较而言,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翻译定义较上述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翻译即译意(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the meaning)。”就实质而言,翻译即译意。但就方法而言,翻译即意译(张经浩,1996:7)。对此,奈达先生还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Eugene A. & Taber, C., 1982:12)奈达的表达为译界更多人士所接受,因为这一定义说明了翻译的实质:第一,翻译中人们要译的是信息(message)。奈达把翻译的逻辑重点放在了“再现原语信息”上;物质、能源、信息是当代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三者是流动的。在信息流动中,翻译的功能在于“再现原语信息”。第二,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原文和译文只能是最贴切(closest)的对等。奈达所说的“最贴切”是对原文内容而言的,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第三,译

文是最自然(natural)的对等。“最自然”是就译语而言,即要使译语读者感到自然通达。这样,才能使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达到等效。

由此可见,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既是一种语言活动,又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同时运用两种语言表达思维内容的活动。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它兼有艺术和科学的双重特征:

一方面,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译文要再现原文风貌,必须经过判断、推理、演绎、归纳、抽象、升华等一系列思维创造过程,而这种再现就是一种艺术。翻译的艺术性又在于适度,学会甘受局限和忠于原作的意图,是翻译艺术中最难学的东西。如果把创作比成自由跳舞,翻译就是戴着手铐脚镣在跳舞,而且还要跳得优美(冯庆华,1997:1)。因为创作不受语言形式的限制,而翻译既要考虑到对原文的忠实,又要按照译文的语言规则来表达原文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并不比创作容易,有时甚至更难。鲁迅先生在述及翻译甘苦时说过(黄新渠,1998:1):“我向来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需构思,但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先生此语已成国内译界的一句名言,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翻译之难。“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1853—1921)的这两句话道出了翻译的艰难程度。为了译好某个词,译者竟花费十天半月的时间潜心琢磨。这些深切的体会都说明优秀的翻译是一门艺术,就像画家用画笔把画的人物的形状和神态再现在画面上。

另一方面,翻译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不受译者意志的支配,而是受着诸如语法、修辞等规则的制约。翻译是一种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的活动,并且可以与各门不同的学科进行富有意义的联系。翻译也是一种技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翻译的具体方法是可以传授的,而且人们做好翻译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大大提高的。同时,翻译又是一种文化活动,如同阅读、写作一样。进而言之,翻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实践性强的文化交流活动。

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翻译都离不开实践。翻译就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信息、情感、思想、文化的交流。翻译是否需理论指导,也许至今仍然众说不一。那么,译者究竟是如何进行翻译的呢?对于这个看似简单却备受关注的问題,回答起来似乎又是难以捉摸的。西方一位文学翻译家这样写道(Weaver, 1989:117):

If someone asks me how I translate, I am hard put to find an answer. I can describe the physical process. I make a very rapid first draft, put it aside for a while, then go over it at a painfully slow pace, pencil — and eraser — in hand. But that is all outside. Inside the job is infinitely complex. (若问我怎样做翻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可以描绘其实际过程:首先速拟译稿一份,将之搁置片刻,而后手执铅笔橡皮进行一段痛苦而缓慢的仔细检查、润色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

内在的情形却是无限复杂的。)

以上引文中的“infinitely complex”(无限复杂)与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的“聪颖者”之说可谓不谋而合(Newmark, 1969:85):

“... Any old fool can learn a language ... but it takes an intelligent person to become a translator.” (……任何傻瓜都能学会一门语言……但是要想成为一名译员非聪颖者莫属。)

有人认为,翻译家不一定谙熟翻译理论,翻译能力全靠在实践中培养提高。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却未免有失偏颇。翻译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科学。科学是有原理指导的。即使是技能,也有其理论根据。施展区区小技也离不开若干科学原理的指导。译作的成功,不一定是译者探索翻译科学的结果,而成功的译作却一定符合翻译的客观规律,一定反映了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两种语言的纯熟运用,其成功之处完全可以用翻译科学加以解释,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这样做过。因此,翻译既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或机械式的替代过程,也不是毫无理论根据,毫无章法可循的纯粹的经验活动。翻译需要创作,但不能越矩。创作即是艺术,即是科学。

综上所述,当今翻译界对翻译的定义虽然版本多样,核心内容却不离其“宗”: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通过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让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相互了解,彼此沟通。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变化万千,需要个人创造力的艺术。尤金·奈达也倾向于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提法(Nida, Eugene A. & Taber, C., 1982: 132):

“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at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 (翻译远不止是一种科学,它还是一种技巧,而且说到底,完美的翻译永远是一种艺术)。”

二、翻译的标准

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期望给翻译定一个永恒的标准,其实,翻译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汉英翻译发展史就是一部“动态”史。从内容看,从东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148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量翻译的是佛经,到了16、17世纪才面向自然科学,之后,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翻译逐渐渗透到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读者接受的程度到翻译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一个世纪前,林纾(1852—1924)译文的很多地方与原文大相径庭,且大量地用中国的表达方式替代,连外国侍候小姐的姑娘的名字也换成中国式的“秋香”(2003年10月15日《中华读书报》),他大刀阔斧地砍去原文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描

写……,然而,人们“原谅”了这位“吃螃蟹的人”。但是今天,有谁再这样翻译,将被革教出门,非但如此,人们也不能按一般的“常规”翻译,如译文出现“儒雅”、“吃醋”、“把他送上西天”、“王八蛋”、“戴绿帽子”、“‘八’字还没有一撇”之类的言语,人们自然要问:难道外国与中国有完全相同的文化背景?这样的翻译岂不成了误导?!

正如古语所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翻译也是如此,要有一个准则来衡量。翻译中的“规矩”即翻译标准。翻译标准既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又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在翻译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基本的认识客体,具有十分复杂的因素,历来是中外翻译家们刻意探求的焦点问题。明确了翻译标准,实践中才能做到有据可依,有规可循,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翻译的标准,是翻译实践——包括新闻翻译——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是衡量译文质量的一个尺度。翻译工作绝对不是简单地或者原封不动地照搬原文的表达形式,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与原文作用对等的语言手法来表达含义。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实践活动。然而,翻译毕竟不是数学,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见仁见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没有绝对的标准,并不等于不要标准。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准则,衡量译文优劣的翻译标准,也在众说纷纭中一一面世了。

我国古代在翻译理论方面贡献较大的当属唐代的玄奘。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随着历史的车轮转动了一千多年后,与当今人们通常所说的“准确”、“流畅”等标准,内涵竟毫无二致。换句话说,他提出的原则仍在指导今天人们的翻译实践。

我国近代伟大的翻译家严复,治学极为严谨,无论在翻译实践上,还是在翻译理论上,都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1898年,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作为“译事楷模”,并有精辟的阐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百年来,“信、达、雅”响彻译坛,影响之大,无与伦比。其中“信”(faithfulness)是对原文而言,要求译者正确理解原文,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风格。“达”(expressiveness)是对译文而言,要求译者用通顺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至于严复所提的“雅”(gracefulness)字最为复杂,译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诸多争论甚至激烈批评之源,看来很难达成共识。严复本意的“雅”是使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句法即“上等”文言文。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人对此表示理解。严复从事翻译的时候,文言文还很时兴,白话则被认为是粗俗文字,因此他主张“求其尔雅”。严复要介绍西方的新思想来促进中国的社会改革,其译作的读者,大都是士大夫阶层的旧文人,势必要投其对古雅文体之所好,强调译文本身的古雅。后来,不少翻译理论家主张“旧瓶装新酒”,给“雅”注入新的内容,即保持原文的风格。

严复之后,人们论及“雅”,多无严复“雅”说的原意了。不断有人对“信、达、雅”做出新的诠释或修改。林语堂在1932年写的《论翻译》中提出了一种三重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香港学者思果曾将“信、达、雅”改为“信、达、贴”。大陆学者刘重德教授也提出了“信、达、切”的标准(刘重德,1991:14)。说到底,“美的标

准”也好，“贴”也好，“切”也好，都给“雅”这个“旧瓶”装了“新酒”。可以预示，用新时代精神“包装”后的“信、达、雅”，不但会继续在中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而且会以崭新的面目走向世界，为世界译坛作出更大的贡献。

鲁迅先生堪称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对中国翻译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他对翻译标准的概括是“信与顺”。1935年，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求其易懂，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和乱译的现象，针对某些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论调，他一度提出了矫枉过正的“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矫枉必须过正”，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无可厚非。其后，他本人更正了这一偏激之说，并且提出了“三美”的观点：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悦耳，形美以养目。

国内译界后来提出的翻译原则多从美学角度出发。我国译界津津乐道的其他流派的翻译标准，首推傅雷的“神似”(likeness in spirit)。傅雷先生在1951年所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就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个提法，意在强调神似，不是说置形似于不顾。形神皆似，浑然一体，实为佳境；不能两全时，则不必拘泥于字句。然而，透彻理解和领悟原文，并达到“不求貌同，正由神合”的境界，如傅雷所言“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习作”，实非易事。连傅雷这样的顶级翻译大师也曾感而慨之曰：“传神云云，谈何容易！”

国外人士对于翻译标准的建树首推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F·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的“翻译三原则”。早在1791年，第一本用英语写的系统研究翻译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问世，作者是爱丁堡历史学教授泰特勒。他在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一是要将原作的思想全部转移到译文上来(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二是译文应当具备原作的风格和文体(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三是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自如(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人们认为，这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之说大体相似。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出现了一种影响颇广的新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使他的译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作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个翻译原则，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称之为“等效”(equivalent effect)、“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在他所著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和《翻译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中，奈达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等效翻译”论，提出了一系列翻译新概念。奈达主张，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此外，译者所求的应当是对等语，而不应是同一语。当然，如果孤立和机械地去理解翻译的“等值”、“等效”等标准，捕风捉影，添枝加叶，而忽略语